


中国国家博物馆·学术丛书系列

# 佛教与图像论稿续编

李翎 著




 文物出版社

# 佛教与图像论稿续编

李翎 著



 文物出版社

责任印制：陆 联  
责任编辑：冯冬梅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佛教与图像论稿续编 / 李翎著. —北京：文物出版社，2013.1

ISBN 978-7-5010-3624-0

I. ①佛… II. ①李… III. ①佛像—中国—文集  
IV. ①B949.9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79974号

## 佛教与图像论稿续编

李翎 著

文物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直门内北小街2号楼 100007）

<http://www.wenwu.com>

E-mail: [web@wenwu.com](mailto:web@wenwu.com)

北京图文天地制版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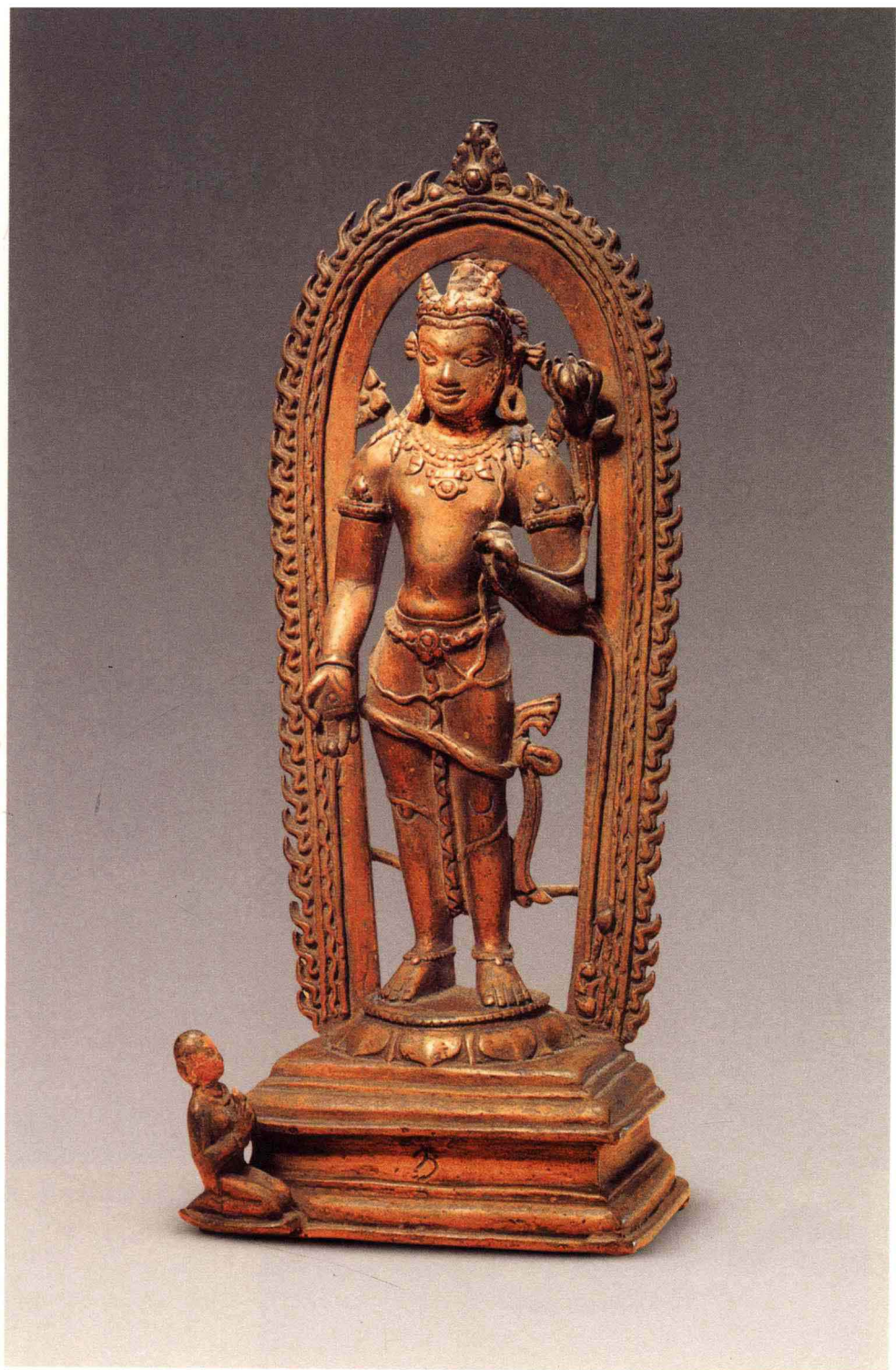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787×1092 1/16 印张：16.25

2013年1月第1版 2013年1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010-3624-0

定价：160.00元



空行观音淋洒甘露，公元8世纪，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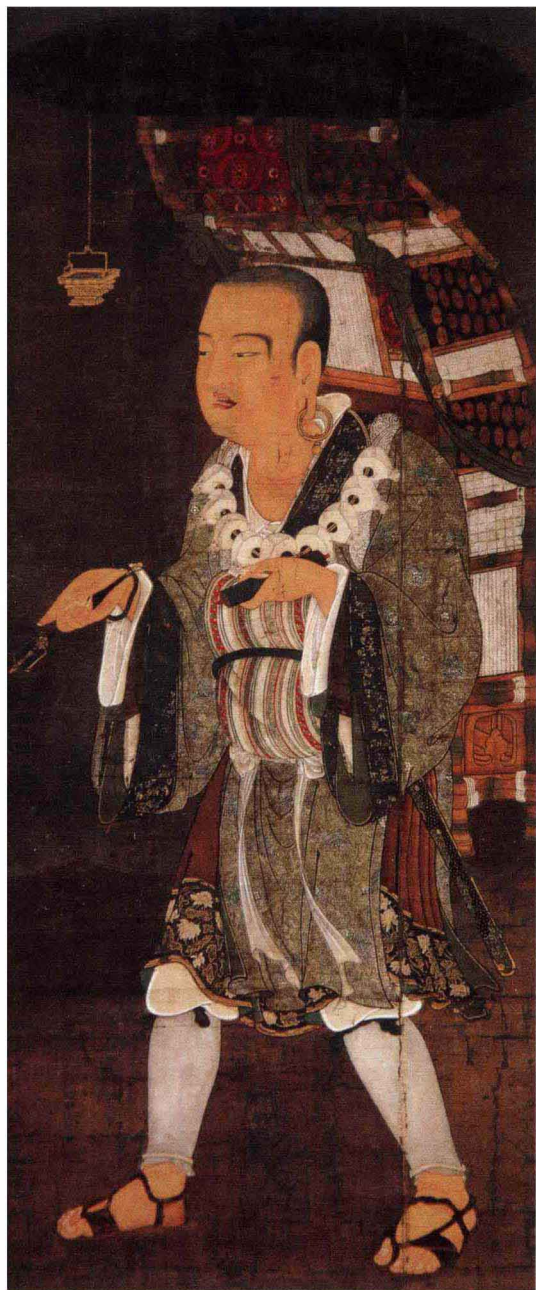


法国吉美博物馆藏绘画 EO.1162



上海博物馆展出的祈愿铭牌





玄奘画像，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藏



披帽地藏菩萨图，日本根津美术馆藏





千手千眼观音图，北宋太平兴国六年（公元 981 年），法国吉美博物馆藏 MG.17659







# 中国国家博物馆学术丛书总序

中国国家博物馆是展现中华民族灿烂辉煌的历史文化和现代文明的重要窗口，是历史与艺术并重，集收藏、展览、研究、考古、公共教育、文化交流于一体的综合性博物馆。为了实现“国内领先、国际一流”的建馆目标，我们始终坚持“人才立馆、藏品立馆、服务立馆、学术立馆”的办馆方针，全面展开广泛、深入的学术研究工作，为国家博物馆各项事业的发展提供重要的理论支撑。

中国国家博物馆所拥有的一百余万件藏品是我们进行学术研究工作的基础。这些藏品比较全面、系统地展现了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今天我们对这些丰富的物质文化遗产进行研究，就是为了更好地了解和展示我们祖先在生产、生活、娱乐等活动中的创造，并试图进一步与我们的祖先在思想上、精神上进行“对话”；而另一方面，进入 21 世纪之后物质文化遗产越来越被学术研究活动所重视：考古发掘所取得的物质成果早已成为历史研究的重要材料，而传世文物中的绘画、玉器、家具、服饰、瓷器等古代遗物也开始作为切入点和例证进入到学术研究活动的视野中，成为“证经补史”的重要实物依据。重视物质遗存的佐证作用，关注其所引起的带有启发性和颠覆性的学术问题，成为学术研究中非常重要的新视角。因此，博物馆的学术研究活动不仅可以为其他领域学术研究提供基础的、多样的材料实证，同时对博物馆自身的学术发展和推进也具有不可忽视的方法论意义。

对于中国国家博物馆而言，学术研究工作对自身业务发展有着重要意义。藏品的鉴定、断代和价值的判断都是

以学术研究为基础的；展览主题的确定、展品的选择、展览方式的制定也都与学术研究紧密相关，甚至可以被看成是博物馆学术水平的直接体现；另外，博物馆作为公共文化设施更担负着向广大公众，特别是青少年传播历史、文化和艺术常识的责任，它同样是以学术研究工作为基础的。因此，博物馆在学术研究方面所取得的成绩，不仅形成了我们出版的这一系列学术丛书，同时它也将在我们所举办的各种展览活动、公共教育活动中产生更为广泛、深远的影响，这也是一般的学术研究难于实现的。

中国国家博物馆新馆的建成开放，随着一系列重大展览的陆续推出，对学术研究工作的不断推进和不断总结，也是中国国家博物馆所肩负的重要历史使命。即将出版的这一系列学术丛书，不仅体现出中国国家博物馆近年来在博物馆学、历史学、考古学、文献学、艺术史以及文物科技保护等方面所取得的最新进展，成为向世界展现自身学术水平的一个窗口，同时我们也希望在这套丛书中吸纳以上领域中卓有成就的国内外专家学者的最新研究成果，以共同建构起一个多元化的学术交流平台。

相信这套学术丛书的出版一定能够为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学术建设与实践工作起到引领的作用。

中国国家博物馆馆长 吕章申



# 目 录

- 1 中国国家博物馆学术丛书总序
- 1 前 言
- 2 玄奘画像解读  
——特别关注其藏密图像元素
- 33 摩利支天信仰与图像
- 62 图像辨识习作之一  
——以榆林第 25 窟前室毗沙门天组合图像的认识为中心
- 88 高丽的地藏信仰与图式
- 113 净土信仰衍生图像实例三则  
——以大势至菩萨的图像学特征为中心
- 142 妙见菩萨寻踪  
——图像与宗派研究习作之二
- 160 假如没有美术史  
——关于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十一面观音变相》的阐释
- 180 擦擦与善业泥考辨
- 206 擦擦与善业泥续考  
——关于汉地擦擦图像类型的研究
- 235 却英多杰与石莲寺
- 241 陕西合阳金代梁山千佛洞调查简报
- 250 后 记

# 前 言

依然还是说图像学，并非为了凑读图时代这个热闹，实在是因为自小画画，与图像的交流更为顺畅。“图像”一词，按照彼得·伯克的界定，它不仅包括各种画像，还包括雕塑、浮雕、摄影照片、电影和电视画面、时装玩偶等工艺品、奖章和纪念章上的画像等所有可视艺术品，甚至包括地图和建筑在内。“尽管文本也可以提供有价值的线索，但图像本身却是认识过去文化中的宗教和政治生活视觉表象之力量的最佳向导。”图像学和图像研究这两个术语于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在艺术史学界开始使用，这个术语告诉我们对于绘画作品，不是简单地观赏，而要解读。潘诺夫斯基有一个生动的例子，以说明图像学对于理解图像的重要性，他说：“澳大利亚丛林中的居民识别不出《最后的晚餐》的主题；对他们而言，这幅画所传达的思想只不过是一次令人兴奋的聚餐而已。”要想解释图像中的信息，必须熟悉文化密码。当然图像学也受到批判，由于它有着推测性的逻辑关系，对于同一个图像的理解，不同文化修养的人可能会有不同的推测，因此在结论上可能会有一些风险。但是，图像学的灵活运用，仍然是解读佛教美术的一个有效方法。尤其是对于具宗教性质的圣像画，比如佛教中具严格仪轨的图像，这种图像有着传承性的特点和经典意义，其图像学是以宗教教义为基础，从而保证图像的神格和教义所指，不同于世俗绘画的多变性，因此，图像学在宗教艺术的研究中仍是有效的方法。



# 玄奘画像解读

## ——特别关注其藏密图像元素

西安兴教寺所存玄奘石刻像与日本存无名氏画玄奘像，所携带的历史信息超出了图像本身。笔者认为这一源于早期行脚僧图像的出现，是由于玄奘西行求法的成功，刺激了社会民众对其的认同，加之东来传法僧的大量涌现，于是在唐末尤其是宋代，出现了一批行脚僧像，并由初时的胡僧梵相，变为汉僧模样，进而附会影响到影响深远的玄奘身上。日本所存的这一著名玄奘画像，事实上可能是一个具藏密性质的僧人形象，笔者试图通过这一图像文献，解读其所包含的历史信息。

### 引言

2005年中国国家博物馆举办的“扶桑之旅——日本文物精品展”中，有一幅所谓的《玄奘画像》，画的说明提到，此画为日本重要文化财产，依据中国请来样，于镰仓（1185～1333年）后期绘制，绢本设色，135.1×59.9厘米，东京国立博物馆收藏<sup>1</sup>（图1）。此画自然让我们想到与之造型完全一致的兴教寺石刻<sup>2</sup>。画中表现了一位中年行脚僧人，长眉微须，身背经篋，经篋中清晰可见一卷经书，僧人右手持拂尘，左手持经卷。僧人头的上方，从经篋上部垂吊一盏小灯，让人们不禁想到漫漫求索路上，影伴孤身的行脚路程。值得注意的是画像上高僧的耳朵穿有大耳环，颈项挂有九个骷髅组成的串饰，腰悬戒刀（图2）。如果按日本学术界公

1 参见《扶桑之旅——日本文物精品展》谷口耕生所作图版92的说明。依据松本荣一的材料，这幅画为日本原富太郎氏藏品。参见《敦煌画の研究·图像篇》，东方文化学院东京研究所刊，1937年，第517页。说明中提到此画是镰仓（1185～1333年）后期绘制，与王静芬（Dorothy C. Wong）所说有异，王氏认为此画属于镰仓（1185～1333年）早期绘制：“最著名的例子是两幅日本绢画，时代属于镰仓早期，一幅描绘玄奘身着僧衣行脚像，他身着短束腰外衣、凉鞋，拿着伞，往回走，他还带着竹制的经篋，一个小东西挂在竹架上，一些学者认为那是香炉，一些人认为是舍利盒。他一手持拂尘一手持经卷，拂尘是驱走邪灵，经卷用于诵读。他的脖子上挂有一串骷髅，尽管细节并不明显。”参见 Dorothy C. Wong *The Manking of A Saint: Images of Xuanzang In East Asia, Early Medieval China* 8 (2002), p. 60.

2 兴教寺位于长安少陵塬畔，是玄奘法师灵骨塔所在地，因唐肃宗题塔额“兴教”而得名，距今已有1300多年历史。兴教寺大遍堂内的“玄奘法师像石碑”，高1.76、宽0.67米，右上角题“玄奘法师像”，左上角为欧阳竟无居士所撰赞偈：“悠悠南行五十三德，子影西征百十八国，千里跬步僧祇呼栗，但有至心胡夷胡侧，弘始肯驂门历后翼，竺梵支文斯轨其或，



图1 玄奘画像，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藏





图2 有骷髅饰和耳饰的玄奘头像

认的此像为玄奘画像，那么，这种饰物该如何解释呢？如果假定这个僧人就是一部分学者认定的玄奘法师，如何理解玄奘的成就与画像的关系。本文试图从以下两个主要方面解读画像：一、玄奘的成就与皇室的赞助，二、画像与玄奘的关系。

最早对这个图像进行系统研究的是日本学者松本荣一，他在《敦煌画の研究·图像篇》第四章“罗汉及高僧图”的第三节“达摩多罗像”中讨论了这个图像。他依据的主要材料是朝鲜总督府博物馆（今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藏（纸本着色）（图3）、法国吉美博物馆藏（纸本着色）（图4）、大英博物馆藏（纸本着色）（图5）、大英博物馆藏（纸本着色，残片）四件藏品。他就作品本身梳理了这种图像的

实积缘咨译千三百，常常再来嘶风蹶迹。弟子欧阳渐敬撰并书。”



图3 松本氏图 147a, 朝鲜总督府博物馆(今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藏



图4 松本氏图 147b, 法国吉美博物馆藏



图5 松本氏图 148, 大英博物馆藏

文献依据和在十六罗汉中的意义。最为重要的图像学意义，即为什么在 10 世纪前后，出现这种像式基本相同的行僧像，松本氏提到西域胡僧变为玄奘，是由于西域巡礼的关系，让人们将这两幅图像联系在一起。当代学者王静芬在其文章中也提到胡僧样式对其的影响，使人们自然在表现玄奘形象时，采用了这种形式<sup>3</sup>。

就行脚僧图像的讨论颇多，但与松本氏相同，成果与问题主要集中在行僧与十六罗汉中“达摩多罗”的关系上<sup>4</sup>。“扶桑之旅”展览既然提出一个问题，那么至少在部分日本学者中认为这种图像表现的是当年西行求法者玄奘<sup>5</sup>，因此，本文关注的问题就是图像与玄奘的关系，并希望在松本氏及王静芬讨论的基础上深入这个话题。

## 一 玄奘的成名与皇家赞助

众所周知，唐朝从一开始就是崇奉道教，道先佛后是唐代一贯的政策，玄奘所处的时代，佛教为获得主流地位，与道教斗争得十分激烈<sup>6</sup>。这种背景下，玄奘仍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他的成名主要是基于西行求法的成功及回国后与王室的和谐关系上，这种和谐又使他的译经活动取得了成功。本文将通过三个方面进行叙述。

### 1. 《大唐西域记》的写作

贞观十九年（公元 645 年）春正月，游学回国的玄奘，开始了他的译经生涯。当我们认真检读《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时就会发现，玄奘这位献身佛学的高僧，是个十分立体的人物，他充分利用了皇室对于民众的号召性，他的译经成果，离不开与之关系密切的皇家赞助人。“他的政治嗅觉又是很灵敏的，他完全了解太宗的打算……到了贞观二十年（公元 646 年），仅用了一年的时间，玄奘就把《大唐西域记》写完上进。”<sup>7</sup>写好《大唐西域记》，玄奘又进表，作了一个说明，皇上见后，答“当自批览”。见皇上答后，又“重表曰……”，这样一来二去的目的不过就是希望得到皇上的重视。所以一部《大唐西域记》是应皇帝之请所写，

3 参见 Dorothy C. Wong（王静芬）*The Mankng of A Saint: Images of Xuanzang In East Asia, Early Medieval China* 8 (2002).

4 这类研究主要有松本荣一著《敦煌画の研究》，1927年；戴密微《达摩多罗考》，载王尧主编《国外藏学研究译文集》第七辑，西藏人民出版社，1990年；王惠民《敦煌行脚僧新探》，载香港《九州学刊》第2卷，香港中华文化促进中心，1995年。

5 松本氏认为这幅宋末元初的作品，受到敦煌壁画风格的影响，玄奘西行巡礼的行为，让我们联想到这幅画与他的关系。

6 《隋唐嘉话》卷中记：“张僧繇始作《醉僧图》，道士每以此嘲僧，群僧耻之，于是聚钱数十万，贾闳立本作《醉道士图》，今并传于代”。通过这个小事件可看到当时佛道之间的斗争。见《隋唐嘉话·朝野僉载》，中华书局，1979年，第22页。

7 季羨林著《佛教十五题》，中华书局，2007年，第179～194页。